

WEN YI XIN LI XUE CHONG SHU

陆一帆 主编

文艺心理学丛书



潘智彪 著

喜剧 心理学



喜剧心理学

潘智彪 著
三环出版社

喜剧心理学

潘智彪著

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农垦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1875 字数：30.4万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80541—764—4
B. 56

定价：5.80元

“文艺心理学丛书”序

陆一帆

近几年来，广大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工作者，都深感文艺学的研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想方设法来一个新突破和开拓。我以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过去存在的问题有较清楚的了解。过去文艺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高水平的论著很多，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重视文艺外部规律，忽视文艺内部规律，在研究外部规律时，又多从社会学角度着眼，未能进入其深层结构中去。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早些时候许多青年研究者拿来了“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认为这是开拓文艺学的最好方法，掀起了一阵“三论热”。我以为运用“三论”方法去研究文艺确有可取之处，不过强调得过了头。作为研究文艺的方法，“三论”有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忽视人的因素。文艺学也属于人学，从创作到欣赏处处离不开人。人不是一般的自然物质。他不但具有许多社会文化因素，而且还有许多个人心理因素。这就使“三论”涉足文艺领域时受到一定的局限，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是

开拓文艺学的最好方法。

我以为开拓文艺学的方法不能只限于一种,应该是多种方法通力合作才能奏效。在众多方法中,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文艺却是最重要的,这样做才能更好地解决文艺内部规律问题,并使我们的研究透进文艺内部规律的深层。这不仅仅是方法问题,主要是研究领域问题。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文艺,就是要求我们着重研究文艺的心理过程。文艺的心理过程是什么?就是文艺家的创作心理过程和读者观众的欣赏心理过程。这些都属于心理学的范围,只不过不属普通心理学的范围,而属文艺心理学的范围。普通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一般心理规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是文艺创作和欣赏的特殊心理规律,它们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过去我们的文艺学所忽视的文艺内部规律就是后者,即作家的体验心理、形象思维、典型化、灵感、文艺心理功能、欣赏心理活动过程、审美心理结构等。

对文艺外部规律也要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才能进入其深层结构中去,才能有一个大的突破。所谓文艺外部规律,主要是文艺与经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等关系的规律。对这些关系过去我们的文艺学已作过卓越的研究,成绩斐然。但也不能不承认,过去的研究总的说来还停留在表层关系上,所以对它们的变化发展规律了解得还不深入。关键在于我们对这些关系的中间环节还缺乏研究,了解很少。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社会审美心理。

什么是社会审美心理?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它是社会心理的一个部分,而社会心理本身仍然是一个新领域,过去研究的人并不多。过去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只讲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不讲二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曾一度忽视。恩格斯到了晚年才发现这是一个缺陷,希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研究这个问题。1893年恩格斯给梅林复信,针对他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所存在的问题,写道:“……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①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这就是不仅要阐明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决定着思想观念体系的发展,而且要更加详尽地说明经济基础是以怎么样的形式,通过怎么样的方法对上层建筑起作用,使它得以产生,并按照一定的方向发展。这是重要的新领域,过去被忽视了。恩格斯认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②

我认为恩格斯的意见是很对的。我们应该努力研究社会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这是揭开文艺变化发展之谜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1页。

② 同上,第475页。

把钥匙。要深入了解文艺与经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等关系，掌握其变化规律，非深入了解社会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不可。至于要解决文艺的内部规律问题，不仅要研究社会心理，还要研究个人心理。总之，对文艺的各种问题都应重视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注意探讨其心理规律，这才能使文艺学有一个大的发展。

文艺心理学是一片有待认真开垦的沃土，七、八年前我就对它感兴趣，开始在上面耕耘。虽有收获，但个人力量有限，几度春秋才收获了一点果实。于是我联络了一批同志一起来耕耘，编写和翻译一套“文艺心理学丛书”，共十多本，主要是著述，译作只是少数。这套丛书包含四方面内容：一般的创作与欣赏心理、门类艺术心理、社会审美心理、文艺心理学史。我想它对文艺心理学这门新学科的发展会起促进作用。

1987年11月于中山大学

序

刘伟林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在和自然界与社会事物的斗争中，总有欢乐和苦痛。人又是“有情欲的存在物”，在经欢乐和苦痛时，又总要调节自己的生理、心理机制，“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和协调。中国人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折磨，解放后经受了长期的“左”的路线的束缚，加之“文革”十年罹难，总是欢乐太少，苦痛太多。因为苦痛多于欢乐，所以反映社会客观和表现人的主观的艺术，其悲剧的创作和研究又必然多于喜剧的创作和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促使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方式迅速改变，不仅喜欢欣赏崇高、壮烈的悲剧格调，而且更为喜欢欣赏优美、欢快的喜剧格调。于是，各种门类的喜剧性创作得到较快的发展，喜剧美学研究也应运而生。但从人们的审美需要来看，我国的喜剧艺术创作仍然跟不上要求，喜剧美学研究也还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潘智彪同志的专著《喜剧心理学》的问世，是我国喜剧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可喜的新收获。

人的内心，皆有悲有喜。（喜剧美学和心理学、艺术心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喜剧的本质和喜剧美学的奥秘，就要深入到人的生理和心理深层结构。）过去我们多从动机与效果、内

容与形式、美与丑、真与假的矛盾等去研究喜剧，这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喜剧的特性，但并不深刻，因为这只是多从人和外界事物的矛盾、或人的心理表层结构去研究，并未能很好地揭示出喜剧、特别是作为美学范畴的喜剧的本质。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当时革命环境的影响和革命斗争任务的制约，还来不及去研究心理学。恩格斯晚年才觉察到，他和马克思都忽视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间地带”即社会心理。马克思在体弱多病的晚年放下写作《资本论》二、三卷的工作而从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写下了许多笔记。从马克思对人类文化起源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喜剧美学起源的人类主体因素的启发。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也有不少关于人的生理、心理范畴的论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经济学著作，也是美学和心理学著作。马克思在此书中已明确指出人“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恩格斯也曾说到，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列宁也意识到“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注意：+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知识领域的”（《哲学笔记》第339页）；文学艺术“应该考虑到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41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关于人的“情欲”、“兽性”、“人性”等生理学、心理学问题的阐述，虽然没有充分展开，但会给我们研究喜剧美学以很大启发，可惜我们过去对此注重不够。

在中国文化史上，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调侃风格和曼倩作风，也有对艺术心理学问题的比较丰富的论述。但因为中国的艺术精神多重表现，是诗的国度，在先秦时代还未形成具体的喜剧

艺术形式。至于先秦以后的喜剧创作和研究的发展情况如何，艺术心理思想和喜剧美学研究有何关系，还未有认真总结，还须深入探索。

在西方，对喜剧美学的研究存在着两种方法，一是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主要从审美客体的角度对喜剧作社会学的界定；一是以柏拉图、霍布斯、康德、柏格森、弗洛伊德为代表，主要从审美主体的角度对喜剧进行心理研究。如柏拉图的“快感”说、霍布斯的“突然荣耀”说、康德的“期待”说等，均具有喜剧心理学的意义。但若严格要求，又不免语焉不详，而且还只是对喜剧（主要是笑）作了一些心理上的个案研究，还不是全面系统的，其主要缺陷还在于不是把喜剧心理因素放在整个人体的生理心理系统和生命系统中加以探讨，所以还不能成为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喜剧心理学。在苏联，文艺心理学方面的重大成果也不多，还未出现超过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的著作。

我国自解放以来，因为长期地把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作为唯心主义加以批判，致使学术界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不敢问津。近几年来，情况有所改变，但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文学艺术特别是戏剧的专著也很少出版，几十年间，只有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和余秋雨的《戏剧审美心理学》。有关喜剧的心理学研究还是个空白。陆一帆教授有感于此，并立志于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遂联络一批中青年学者，编撰《文艺心理学丛书》，以文艺心理学作为“突破口”，深入人的心理层次，对艺术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陆先生在出版《文艺心理学》以后，又出版了《观众心理学》。潘智彪同志的这本《喜剧心理学》，就是这套丛书之一，是他继出版译著《笑的心理》之后的一本理论著作。由此看来，《喜剧心理学》在我国的文艺心理学和喜剧美学的研究中，便应该有它的位置和独立存在的价值了。

对于这样一本《喜剧心理学》，我们该作何评价呢？我以为它的主要成就和特色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研究喜剧“笑”为中心并以之为线索，构成整个喜剧心理学的体系。）学术著作的体系建筑和理论构架是至为重要的。作者在《绪言》中便说：

喜剧的美学特征在笑。没有笑就没有喜剧。研究喜剧也就是研究喜剧性的笑。所以，本书也可以称为“喜剧笑的心理”。

把研究笑的心理作为“喜剧心理学的首要任务和理论前提”，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喜剧的本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从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看，可以对之作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马克思、黑格尔等主要从哲学、社会学方面研究喜剧，这是颇有价值的。如马克思说，喜剧是“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诡辩”（《〈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黑格尔说，喜剧中的人物“只有在自己并不严肃地对待严肃的目的和意志时，才把自己表现为可笑的人物”，“他们愈显得没有能力去实现他们在着手进行的事，他就愈坚信自己有这种能力”，人物都是“那样天真的傻瓜”，总“要露出一一点动机和效果的矛盾”（《美学》第3卷下册，第316、317页）。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去揭示人物和社会的矛盾，人物行为的动机和效果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喜剧的本质。但我们说它不够深刻，因为艺术不仅是哲学、社会学，它还是人体学、生命学，喜剧艺术除了揭示人和社会以及人物行动的矛盾外，还包含有对人的生命节奏和生命意识的歌颂。喜剧不仅是否定性的，更大程度上是歌颂性的。作为文艺心理学的门类学科的《喜剧心理学》，从心理学

的角度，深入人的生理、心理层次去进行研究，而抓住“笑”的心理作为研究的首要任务和理论前提，也就能更深入地反映喜剧作为表现人的生命意识的本质，也抓住了喜剧的美学基本特征。

于是，作者就是这样以“笑”为中心建构了《喜剧心理学》全书的结构和内容体系，分别论述了喜剧笑的本质及心理机制、喜剧笑的情感结构、喜剧笑的客观情境、主观情境，喜剧笑的心理功能，等等。对比现有的一些中外研究喜剧特别是喜剧笑的著作，本书的这个构架是相当全面系统、而且是颇有新意的。

（第二，吸收西方现代美学和心理学的成果，对喜剧笑的心理作出新的阐释和提出新的见解。）从事学术研究，要想取得成果，关键在于研究课题（内容）的新颖和思维方法的更新。我们好些研究者特别是中老年研究者，还囿于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致使自己的研究少有突破。而《喜剧心理学》在这方面却做出了不少的成绩。著者善于研读和运用西方现代的多种心理学理论去阐释喜剧美学问题。这就使这本著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喜剧心理学，而且对诸种问题的论述均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例如，著者对西方现代情绪学说的运用比较娴熟。在第3章论及喜剧笑的本质及心理机制时，就运用了威廉·詹姆士、卡尔·朗格的情绪生理学说，沙赫特、阿诺德、曼德勒、伊扎德的情绪认知学说，华生、哈蒙德、莫勒、西德曼的情绪行为学说，揭示了笑的情绪生理和心理基础，又如，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谈到喜剧本质和喜剧感时，指出了喜剧感是一种强烈而纯粹的生命感，喜剧表现的是自我保护的生命力节奏。这个论点已为我国一些喜剧美学研究者所应用，但如何理解喜剧的纯粹生命感，却未得到阐发。其实，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对此也未有作充分的说明。对这个问题，潘著在第4章论述喜剧笑的情感结构时，运用了弗洛伊德等的现代情绪心理学，把生理—心理的快乐机制放在紧张—松弛的统一运动中，从而得出笑是生命力

满足的体现的理论，并结合格式塔心理学的同构原则以及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沃克和托马斯的生命学说，从而发挥了苏珊·朗格的“纯粹的生命感”的观点。书中提出：

所谓纯粹的生命感，即指人们通过对喜剧运动节奏的感知，以情感唤起的形式点燃了他的生命力之光，他在喜剧节奏中体验到生命力旺盛之所在，体验到自身社会实践力量的伟大。

我以为，在喜剧美学研究中提出“纯粹生命感”的问题，是具有理论见地的，而潘著中对“纯粹生命感”的理解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本书不仅是在论述喜剧的心理机制和情感结构、心理情势、心理效应过程等章节运用了西方现代心理学的新成果，而且在论述喜剧笑的社会功能时也心理学原理加以阐发，从而使问题阐发得更为深刻，更有说服力。如第13章促进社会化的喜剧笑，提出“作为社会化机制的喜剧笑，其心理学途径之一，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形成和调整自我意识，加速社会化进程”，并用罗杰斯、弗里德曼、桑代克、皮丁顿等的心理学理论加以说明，第14章作为道德教谕的喜剧笑，提出“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都是人的总体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成与改变实质上是人的一种心理过程”，而喜剧艺术的“道德教谕作用是通过笑来实现的”，并由此而引用了皮亚杰、柏格森等人的心理学理论，阐述了道德心理结构、暗示机制、顺向调节与逆向调节等喜剧笑的道德教谕功能的心理学原理。这样从心理学的视角着眼去研究喜剧艺术的社会功能，比之从社会学、伦理学立论，更能新人耳目。

不仅是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学，而且运用西方现代美学去分析喜剧问题，也往往能取得新的成果。如书中在谈及笑是“非常

态”时，运用了当代德国哲学人类学家普列斯纳的理论，去分析“笑”作为动物的生物性的“非常态”和作为人的具有心理—情感意义的社会性的笑的“失常态”和“超常态”的区别，说明“笑”实质上是一种发现自我、超越自我的积极调整的喜剧审美感；又如在第6章谈及喜剧笑的心理情势时，运用了德国美学家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同样的喜剧情境，因不同的生命主体便有不同的领悟，体现出不同的意义”，给人以很大启发。全书均不乏这样的例子。

（第三，既吸收西方现代美学、心理学的新成果，又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和喜剧理论作指导，并在二者的结合上作出了示范。）在当代的美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以什么思想为指导的问题。近年来有两种偏向，一是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摒弃现代西方的科学、美学成果；一是对西方的思潮盲目崇拜，一概吸收，从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喜剧心理学》则较好地避免了这两种偏向，注意吸取大量的西方现代美学、心理学的新成果，为我所用，但又不是西方各种美学、心理学流派的全盘照搬和杂揉，而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之有所吸收，有所排斥。书中引用了经典作家的两段话：

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产品的直观中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到个人的乐趣。（马克思）

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充满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恩格斯）

照我揣摩，这才是全书的指导思想。如书中所述，喜剧欣赏中的“游戏心境”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欣赏者抱有“游戏心境”，对现实功利作冷眼旁观，才能创造超脱于现实的审美世界，从而领略其“喜剧味”。但仅有“游戏心境”又不行，因为喜剧作为艺术，它不能纯粹为了满足人的生理上的快感需要，它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对自我本质力量的“认识和确证”，就工人（劳动者）来说，喜剧的“幽默”和“笑”则更是“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的表现，是“对自己事业充满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证明”。所以，本书着重探寻的是喜剧笑的心理的审美意义，指明“喜剧笑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自我实现的快感，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当然，它也是为了说明和表现现实世界。

由此而来，作者在《结语》中提出了喜剧人生观的问题，提出：

喜剧欣赏的极致境界，或曰喜剧心理学的最终目的，是喜剧人生观的型铸。

喜剧人生观是一种审美态度，它的最高境界就是审美的人生化和人生的审美化。

喜剧人生观所获得的快乐是瑰丽无比、激动人心的超越性快乐，是把黑暗蒸馏为光明的快乐。

我以为这是说得十分之好的，这样去理解喜剧的本质内涵和审美境界，就大大超越了西方的好些生理—心理学流派，而将喜剧理论研究提到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为指导的高度。

最后，谈谈文风问题。一本学术著作，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

价值，还要看其有无可读性，也就要看其行文作风如何。有些书，初看体例很新，行文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但细心看下去，却是名词滥用，内容空泛，立论玄虚，令人难以捉摸，这就缺乏可读性，也当然影响它的独立存在价值。相比之下，潘著在文风方面是比较好的。书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论点和材料，但行文又保持了中文风的简洁、明快的传统特色，并且在吸取西方新成果的同时，又不忽略对中国古典和现当代的喜剧创作实践和理论材料的总结和分析，故此所论虽是比较深奥的心理学，也有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问题，但使人读了，还是比较容易领会，没有晦涩之感。文字表达的清晰根源于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清晰，思想的深刻表现在行文的精确和练达。我们应该提倡简洁明快、明白晓畅的文风。

总之，潘智彪同志的《喜剧心理学》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当然，学术探讨是无止境的。喜剧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对研究者来说还可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但作为我国第一本喜剧心理学著作，而且又出自青年学者之手，已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1988年8月3日

绪 言

本书所要研究的“喜剧”，并非局限于作为一种具体艺术形式而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喜剧”这一概念，它是指当人们用美学的眼光来审视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情境时所发现的一切可笑性。亦即是说，这里的“喜剧”是一个美学概念，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态，是人类审美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喜剧的美学特征在笑。没有笑就没有喜剧。研究喜剧也就是研究喜剧性的笑。所以，本书也可以称为“喜剧笑的心理学”。当然，并非所有的笑都带喜剧性。笑是人类表情的一种，是人类对外界刺激的应答。由于引起笑的外界刺激物的不同，笑也就有各种不同的分类。这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理性的笑，一类是心理性的笑。

所谓生理性的笑，是指引起笑的刺激物的纯粹生物性。它给予人们的是生物性的刺激，本身不附带、传递任何社会性的信息。有一种称为笑气的气体，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人闻了必笑无疑。人们发笑是由于这种气体从生理上刺激了人体的某一神经部位，引发了笑的机制。抓痒引起笑也是同样的原因。所有生理性的笑，都是机体对于外界刺激物的一种应答行为，是生命力发泄的一种方式。并且，由于刺激物的纯粹生物性，它不会引起主体认识上的评价，它的生理作用只在于消除疲劳、维系免疫机制的正常运转。